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錄監生臣汪兆鰐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

獸部七

驢

增驢

牛

驢一

原許慎說文曰驢似馬長耳驢驢子也

驢亡東反

何承天

纂文曰驢一曰漢驪其子曰驢

增又曰其鳴𦏧

意

𦏧

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

爾雅翼曰驢力在髀

酉

陽雜俎曰驢走少有雙擲者但四足迅行耳

山堂肆

考曰性能旋磨及馱負龐褐低小不甚駿異故曰蹇驢

清異錄曰驢名長耳公 資暇集曰代呼驢為衛於

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曰以其有鞵有槽
譬如諸衛有曹曹也因目為衛 爾雅翼曰晉衛玠好

乘之故以為名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無牛

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野驢有角 原楚辭九

懷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用日無多 增又

曰駕蹇驢而無策又何路之能極 柳宗元文曰白義

騾耳之得康莊地逐奔星先飄風而跛驢不出泥滓

李白詩曰驂騑拳跼不能食蹇驢得志鳴春風 杜甫

詩曰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又偈仄行曰東家蹇

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宋蘇軾詩曰蹇驢步武

碎 宋陸游詩曰野橋孤店跨驢行 又曰白驢依舊

繫斜陽 又曰東無禿尾驢 宋王庭珪詩曰長安道

上醉騎驢忍凍不知蹄屢蹶 何夢桂詩曰蹇驢豈解

思長道

驢二

原符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歷無定主
大驛於天下 漢書五行志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
白驢躬自操轡 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
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
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
恪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語
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文士傳曰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
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
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郡至
皆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教令清簡十餘日便
乘驢去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
荊州守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
見父停廢中十餘日辭歸母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
增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問陛下遙想其

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猪 原陳武

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

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增宋書曰後

廢帝昱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

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言有佳驢仲文便

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南齊書曰王

與初拜僕射劉祥與與子融載見路人驅驢曰驢汝好

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北史曰公孫軌為虎牢

鎮將發民驢以運糧令驢主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
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
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
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之以絕運蠕蠕
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
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令凍
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
帝遷都鄴尚書郎以下盡令乘驢 又曰齊蕭慤為太

子洗馬常患腰痛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見者笑之唐書曰郭英入鎮劔南取女人令乘驢擊毬以寶鈿為驢鞍朝野僉載曰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又曰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設施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室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至有車載

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
立門內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
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
之謂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
行於是羞赧而止 食貨志曰天寶三載海內富貴道
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 孔帖曰敬宗寶
歷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觝於三殿 宋史曰范延
召為殿前都指揮使尤不喜驢鳴聞必擊殺之 東軒

筆錄曰韓魏公琦帥陝西日將四路進兵以取夏定計
大兵一入界則倍道兼程而進幕客楚執中曰糧道宜
能兼程公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運糧行速可與兵相
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驢而食矣執中曰驢
子大好酬獎韓公惡其無禮不使入幕續聞見近錄
曰王荊公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一卒牽之而行
若牽卒在前聽牽卒所之若牽卒在後則聽驢矣欲止
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

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
食罷即遺牽卒牽卒食餘即以飼驢 宜春傳信錄曰
彭伉之妻湛賚之姨也伉舉進士湛猶為縣吏嘗侮之
未數歲一舉登第伉方跨長耳縱遊郊郭忽有僮馳報
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墮故友人謔曰湛郎登第彭伉落
驢今落驢橋是其地也 玉壺冰曰魏野居陝州東郊
出即乘白驢 宋程頤家世舊事曰族父文簡公應舉
來京師惟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

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餽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宋司馬光詩話曰韓退處士放誕不拘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曰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著寬袖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黝鶴舞閑臥白驢號金史曰世祖嘗乘醉騎驢入室中明日見驢足跡問而知之自是不復飲酒下帷短牒曰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

日千里善鬪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鬪一蹄而虎斃又鬪
牡虎三蹄斃之後取鬪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驢三

原名駒

奇畜

上見臧道顏弔驢文 史記曰匈奴奇畜即驢騾也

廣額

長

耳

上見袁淑俳諧文 下詳驢一

子瑜面

孫楚聲

上詳驢二 吳志晉書曰王濟

字武子好驢鳴武子死孫楚哭之甚哀曰子好驢鳴為汝作一聲而形體俱似弔客皆笑楚怒曰諸君不死而

使武子死乎

乘賣藥

用為輦

張楷字公超隱華陰山乘驢車至縣賣藥 後漢鄧

訓用驢為輦

入市

至門

後漢向栩字興甫狀若狂好披髮跣足騎驢入市乞句後徵拜

趙相時人謂其必脫素從儉而相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之晉劉兆字延世博學受業者數千人嘗有人着

鞞騎驢至兆門云欲見劉延世門人大怒白兆兆曰聽前進則倨牀問兆經義因為兆辨難兆不能對去不知

姓名常鳴忽死戴良母喜驢鳴良常作之以樂其母後漢薊子訓與諸生詣許駕驢車

道上過主人驢忽死蟲蛆流出主人遽白訓獲千頭訓乃安坐飲食畢徐以杖叩之驢遂如初

續兩字石勒將劉堂以驢千頭運糧祖逖追擊之於汴遇獲之下見驢二吳志增耳

大形龐孔帖曰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下見

後柳宗百金千里下幃短牒曰王粲好驢家畜數元文頭其價有百金者其一曰落釵

其二曰遠遊其三曰鷺羽其四曰白風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湖海搜奇曰陝

西民家畜一驢其厔借乘入市踰時往返百里如飛厔
心竊愛之翁問歸何太早厔詭云驢劣行十里即臥不
肯起因牽之歸耳乃誤我一日翁憎其驢厔去殺而烹
之厔聞急止曰我戲耳然驢已皮矣惋恨間取其腹視
腰有六腎蓋千里驢也翁怒絕其厔

載酒

運食

避暑錄話曰酒有名
騎驢酒當是以驢載

之而行也

西域志曰烏場國特檀山山中有寺大有
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

在

養殿上

繫殿中

上詳驢二宋書
崔浩留眎夸繫驢

廢中類雋曰

青

衫跨

素服乘

東軒筆錄曰盧多遜自宰相責厔州司
戶出獄日青衫跨驢

孔帖曰五代劉

鄆王師範敗降梁從周為具齋裝送鄆歸梁鄆曰降
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

出遊作賦

偷跨罰詩

宋史曰陳彭年常因京城大酺
跨驢出遊搆自東華門至闕前

已口占數千言 冷齋夜話曰王安石嘗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秀老私跨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公知有頃秀老至公佯睡睡起遣秀老下階曰為僧子乃敢盜跨吾驢秀老叩頭願有自贖公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極佳山中人忘之後人為之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舞

柘枝

驚蝶夢

歸田錄曰咸平五年試進士以有教無類題王沂公為第一其警句有神龍異

稟猶嗜欲之可求云云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舫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雖鄙俚亦著題也

墨客揮犀曰昔人曾有為驢吃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 造

丞相廳

遊華陰縣

墨客揮犀曰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許姓對人無貴賤皆稱我公欲

見之邀之數四卒不至後苦邀致之許竟欲騎驢造丞相廳門吏止之曰此丞相廳門雖丞相亦須下許曰我

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
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 據遺曰李白失意遊華山

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不知太白也怒
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禮曰乞供狀無姓名曰曾

用龍巾拭唾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
天子殿前尚容走馬華陰道上不許騎驢

鄭圃往

來 灞橋風雪

蒙齊筆談曰咸平景德間隱士楊朴居
鄭州號能詩性僻嘗騎驢鄭圃每欲作

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起適過之者無不驚
瑣言曰鄭縈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背上

子厚意似 浪仙吟苦

源流至論曰張子厚聞驢鳴
而知已意之相似 彙苑詳

注曰賈島苦吟雖逢公卿貴人皆不知覺一日在驢上
作推敲二字未安見京兆出跨驢不避呼詰之久乃得

釋 果老喫成 希夷笑墜

續仙記曰張果老白驢休
則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以

水喚之復成驢矣 山堂肆考曰陳搏乘驢入汴
中途聞宋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於是定矣 畫

壁踏具 過橋留跡 盧氏雜記曰吳道子嘗訪僧不禮
遂畫一驢於壁一夜僧具踏破惱

亂不堪 一統志曰趙州安濟橋相
傳張果嘗乘驢過此橋所踏跡尚存 短轡長鞦 迴

衡負磨 撫言曰唐咸通中以進士車服僭差不許乘馬
時場中不減千人雖勢可熱手亦皆騎驢或嘲

之曰今年教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
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下見宋袁淑九錫文

據鞍讀書 嗜草觸木 江鄰幾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
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之

乃覺 宋史曰杜常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
驢嗜草失道不知覺觸桑木而墮額為之傷 入宣政

殿 起裸遊館 孔帖曰蘇源明疏云聖皇巡蜀之初都
內財貨吏民家產糜散於道路之中至

有騎馬乘驢入宣政紫宸者拾遺記曰靈帝初
平三年起裸遊館於西園使內監驢鳴於館北雲

中騎碧

夢裏着緋

李賀詩曰誰使任公子雲中騎碧
驢 顧府羣玉曰張驚夢着緋騎

驢

主簿自控

法掾騎歸

類書纂要曰李若谷為長
社主簿赴任自控妻驢

澠水燕談錄曰祥符中有劉侑者為陝西司法叅軍廉
慎至貧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

埜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

毛成字

鳴應更

泊宅編
曰天聖

劉法掾來時騎馬去乘驢

中侍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
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潛育於室中又

潛確類書曰林化士隱跡武當山過襄陽題疏累年不
歸所化錢物皆以非理喪盡一夕合山道衆夢林歸明

日乃莊戶送一驢上山馱載身上毛成
林字呼其名即應下見來淑九錫文

笑似磨

喻

叅禪

東坡詩曰應笑謀生拙團團似磨驢傳燈

渡

水

衝泥

盧雲詩曰渡水塞驢雙耳直
宋孫觀詩曰騎驢渺渺衝泥入

驢四

增神驢

洞冥記曰修彌國多神馬驢高十尺毛色皎然
能行水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嘗與牝馬合則

生神

海驢

海驢形似驢嘗於秋月登島產乳皮製雨
具雨不能潤海語曰出東海舶估有得

其皮者毛長二寸許晴則穆穆下垂陰則髦綵整整也
或以製臥褥善人御之竟夕安寢不善人枕籍薨乃數

驚矣島人詫其
靈不敢畜也

金驢

酉陽雜俎曰晉僧朗住金榆山
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

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
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赤驢

釋道安嘗乘
赤驢往來荆

襄間朝夕而見今河東寺
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

死驢

風俗通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

董卓陵虐王室
執政皆如死驢

跛驢

葛洪傳曰藏逸跡於跛驢之伍

驢五

原文宋袁淑俳諧集廬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
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嘆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
官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提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
功也音隨時興晨夜不嘿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
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

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
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巨耳雙磔斯又爾
之相也嘉麥既熟實湏精麴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
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勲而加
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問丘騾加爾使銜勒大鳴鴻
臚斑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
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為廬山公臧道顏弔驢
文曰夫徵祥契於有感景行表於事迹故銓才授任必

求之卓越考能覈用亦存乎望實以貌定名則稱謂而
標聲色位號則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體質
強直稟性沉雅聰敏寬祥高音遠暢真盧氏之名駒也
增唐柳宗元黔之驢曰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
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
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
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
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

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騾一

增廣志曰騾北方或曰罔 許慎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馱騾馬父驢母也 爾雅翼曰蜀中縣有馬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為牡馬為牝故今川廣皆產騾生於廣者蹄輕產於蜀者蹄重以大武之遺種也 又曰羸力在

腰騎乘者隨其力而進退之羸股有瑣骨故不能生其狀大骨若臼而口小小骨若杵而頭大小口銜大頭故不可出此騾所以不滋息也 蟬史曰騾不生育性剛善走視馬則小視驢則大北方人多取以駕車力耐遠行而不困 潛確類書曰騾似驢健於馬舊非中國所產故漢書以為匈奴奇畜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驢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難知之事哉

騾二

增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陽城胥渠處
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
得白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嘻胥渠也欺我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
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
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
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
以不好士 洞冥記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駁騾高一

丈毛色赤斑旋成日月之象帝以金瑤物器盛芻以飼之置於黃門殿東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為深愛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宜置之於負乘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馳復變為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吾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為驢騾耳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冒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
如漢家儀外國之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
謂驢也 又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
言高昌似驢也 晉諸公讚曰劉禪降乘驢車詣鄧艾
東坡詩註曰明皇騎青驢入蜀 唐書曰吳少誠據
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驢乘之教戰謂之驢子軍尤稱
勇悍 又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廻曲其部
下乘驢即戰號驢子都尉最為悍勁官軍恒整備之

陳搏騎白騾入華山

騾三

增封將軍

逐神仙

開元傳信記曰明皇將登封泰山益州進白騾至潔朗豐潤權奇偉

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無疾而

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騾將軍命有司具楷積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在焉神仙傳曰薊子

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我非有重瞳八彩欲見我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各走馬逐之望

見子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龜茲國

芙蓉城

上見騾二漢書石

曼卿乘青騾主芙蓉城

從公卿遊

與子弟遊

三國典略曰齊陽休之嘗乘騾

遊於公卿畧無慚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與其子弟及
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趨乃棄馬山谷乘
騾而去 次蒲坂 遊雍丘 揮塵錄曰靖康元年金人犯
去

小舟將次雍丘阻淺船不得進夜出隄上御駁騾名鵠
鵠青望睢陽而奔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
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東蒲坂
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有

駱駝一

原淮南萬畢術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廣志曰天竺以
北多橐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光之山獸多橐駝善行
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千斤 漢書曰大月氏本行國也

出一封橐駝

脊上有一封封高也若封土然

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駱

駝增南史曰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橐駝善

負重而行洽聞記曰于闐有小鹿角細而長與駝交

生子曰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疾如風後周書曰鄯

善古樓蘭國也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

旅之患其風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

於沙中人以為候以羶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

不爾則至危斃原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

濟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皆乘駱駝
駱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
掘之輒得水 增外國紀錄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
好駱駝 孔帖曰五代回紇以橐駝耕而種 又曰西
域龜茲歲朔鬪橐駝觀勝負以下歲盈虛 原異苑曰
西域荀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金鐵及手承
取即便對過惟葫蘆承者則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
成仙其國神祕不可數過 洛中記曰有銅駝二枚在

宮之南四會道頭高九尺頭似羊頸身似馬有肉鞍兩箇相對 增爾雅翼曰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凡欲脊載輒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 酉陽雜俎曰駝性羞木蘭篇明駝千里脚多誤作鳴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瑣碎錄曰駝峯倒者齒老矣少健者峯直埤雅曰駝毛縟溫厚煖於狐貉遇夏常退毛至盡乃能

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
褐成也 駝性耐寒惡熱 駱駝糞烟直上如狼烟
楚辭曰腰褭奔亡勝駕駱駝 牟子引古諺曰少所見
多所怪見橐駝以為馬腫背

駱駝二

增拾遺記曰周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
丈 原華嶠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入居
於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增西陽雜

俎曰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後

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嘗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向恒州

取水以供膳焉北齊書曰劉晝綴辭古拙邢子才曰

君賦如疥駱駝伏而無媼媚西陽雜俎曰唐置驛置

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唐五行志曰神龍以

後民謠曰山南鳥鵲窠山北金駱駝鏹柯不鑿孔芥子

不施柯山南唐也鳥鵲窠者人居寡也山北異域也金

駱駝擄獲而重載也三水小牘曰乾符中劉秉仁為

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於廬山下南土
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而斃乃以狀白州曰
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愀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
瘞於江壖 南部新書曰梁祖言於昭宗曰趙崇是輕
薄團頭於鄂州坐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
事之拜 五代史曰晉軍擊契丹大敗德州喪車騎一
白橐駝而走 寰宇記曰周世祖征濠夜遣兵持炬乘
駱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也遂名乘龍洲 閑窓

括異志曰王洙避暑神廟見一老人佗背及肋有搭白處明日視之乃索駝也昨夕所見豈其精耶

駱駝三

原出天竺

鬪龍祠

廣志曰索駝亦出天竺國漢記曰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索

東觀

駝南單于上書獻索駝單于歲於龍祠走馬鬪索駝以為樂事

識泉源

知水脉

上見

郭璞索駝贊

下詳上博物志

實外廐

夾中陽

史記蘓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

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齊燕趙鄭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索駝良馬必實外廐

陸翽鄴中記曰二

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在中陽門外夾道相向

孔阜

既

閑阜大也

銜尾

量力

銜尾入塞量力而行

增偶語

昂頭

清明投轄錄曰有駝坊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荅曰諫議願自寬會當免耳使臣竊視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天官侍郎吉頊長

大昂頭仰視郎中張元

取經

奏事

胡礪鼓山長樂寺碑曰磁州山

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天寶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駝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於寺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命取與之後不復見明皇雜錄曰哥舒翰常鎮於

青海路既遙遠遣使嘗乘白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

迷密一峯

車師兩

脚北史曰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
獻一峯黑駝駝下詳上南史

遺瑞龍腦 負養

魚函楊妃外傳曰明皇時交趾貢瑞龍腦香上賜貴妃
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使腹下

有毛夜能明日行三百里又曰虞孝仁性奢華伐遼
之後以駝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

北伐以駝駝負大函貯水養魚自隨 助軍 給行 孔帖曰田縉拜夏綏
銀節度使王師伐蔡

縉上駝駝牛馬助軍又曰回紇大歷三年光新可敦
卒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可敦是時財用屈稅公

卿羸駝 陳廟堂 載珍寶 唐百官志曰獻駝馬則陳
駝給行 於廟堂 史思明陷兩京

嘗以駝駝載禁 飛龍 文豹 唐食貨志曰貞元初關
府珍寶貯范陽 輔宿兵以飛龍駝負永

豐倉米給禁軍 孔帖曰南蠻寶利佛逝有
駝駝豹文而犀角且耕且耒名曰牛駝豹 峯出翠

釜 索垂鈴棧

杜甫詩曰紫駝之峯出翠釜 王安石詩曰索垂鈴棧駝鳴圖按義訓曰牛之

聲曰牟駝之聲曰圖

羣七十

收數千

孔帖曰駝之羣以七十又曰張光晟勒兵盡

散回紇羣胡收索駝數千

葉一圓

鹽三合

典廐令曰凡駝牛日給葉各一圓鹽三合

擁褐

蒙帕

成自虛自渭南晚過東陽驛遇雪夜止佛廟有老僧病夜吟詩曰擁褐藏名無

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及曉視之乃一病索駝在焉 下見後梅聖俞詩

立雪

知風

輟耕錄曰白湛淵先生績演雅十詩有云兩駝侍雪立終日飢不起一覺沙日

黃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令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用斷梗架片毯其上煖勝肉屏且不起心兵也 郁離

子曰知風莫過於老駝

駱駝四

增詩宋梅堯臣駱駝詩曰鳴駝出西域銜尾足連連漢
驛凌雲去番人踏雪牽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老覺
肉峯側猶蒙錦帕鮮 元王逢嘆病駝詩曰狂夫東遊
乘白驪道途適遇病橐駝紫毛無復好容色肉鞍尚聳
雙坡陀南人從來不夢此私怪目擊臨干戈泉渠元自
控蕃落天苑畢竟連銀河吳郊楚甸水草淺任重却欲
千斤過青袍朝士為起立茜帽番僧時撫摩熱風吹塵

鼻出火積雨成潦瘡生稟牛蝨狗蝨苦嘔血末由驅除
知奈何憶昔灤京避暑日氣骨僵危從鑿和沈沈金甕
夾桐馬裊裊錦帶懸靈璽龜服勞輦下藉鬚刷屈跡澤畔
甘蹉跎疇能推廣愛烏義沒齒仰飼公田禾

原贊晉郭璞秦駝贊曰駝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
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牛一

原爾雅曰摩牛

音麻重千斤出巴中爆牛

犂牛也蒲角反

擺牛

音庫卑小若犂

牛

牛大者 犇牛 無角

黑背袖 音袖 黑耳

犇 音犇 其子犇體長

犇

音沛 絕有力欣犇 音加

增又曰角一俯一仰

犇 音欺 皆踊

犇

音誓 豎

黑唇犇

音純 又云牛七尺為犇

黑腹牧黑脚犇

音權

原

許慎說文曰牡畜父也從牛土聲牯

古郎反

特牛犇牛牝

畜母也從牛匕聲犇牛子也犇

音外反

二歲牛也犇

山耽反

三歲牛也犇

思貳反

四歲牛也犇

戒又音加

騰驪牛也犇

莫江反

白黑雜毛牛也犇

力強反

犇牛也犇

力制反

牛白脊也犇

達胡

反

黃牛虎文也犇

力拙反

牛白脊也犇

四耕反

犇

如星也

普表反

牛黃白色也

而純反

黃牛黑唇也

岳

白牛也

居羊反

牛長脊也

叨

牛徐行也

一曰牛鳴牪

全

牛純色也

谷

牛馬牢也

楚狗反

以芻

莖養牛也

如小反

牛柔謹也

呂忱字林曰

犬口反

牛

鳴也

皮祕反

牛具齒也

牛八歲為牪

何承天纂

文曰

力弔反

牛後脚正也

苦戈反

牛羊

角長謂之

上徒反

廣志曰

涌角反

牛一曰犂牛有赤

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如豬有牧牛項上堆肉

大如斗似駝駝日行三百里出徐門有擺牛猶庠小今

謂之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犂

五威反

牛如牛

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變牛重千斤晉時此牛出上庸

郡犂

力涉反

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長毛花蹄牛高六

尺尾環繞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堂牛色黑或

黃日南有之潛牛形如水牛一名枕

沈

牛麟牛似鹿又

似羊肉美牝

方

牛如駝駝能行又有犖牛增格物總

論曰牛母為牝牛父為牯

原易曰畜牝牛吉又曰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增又曰童牛之牯元吉 又曰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原又曰坤為牛 毛

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漟漟

齧而動
其耳

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

供享牛求牛賓客供積膳牛饗食供膳羞牛軍事供犒

牛喪事供奠牛軍旅供兵車之牛牛角長二尺有五寸

三色不失謂之載牛

三色本白中青也
載牛掌直一牛

增冬官考工

記曰犇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昔讀為交
錯之錯

原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祭廟之名武跡也

祭天

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又曰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又

曰天子以犧牛

金色也

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求得即用無所

擇也增左傳曰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周書王

會曰卜盧紈牛大夏茲白牛

野獸形似白牛

數楚每牛紈牛每

牛牛之小者也郡國志曰賓州特亮縣昔有白牛夜

出光影照耀人見牛光號為特亮交州記曰九真居

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

人往往見牛夜出光耀數十里也 原寧戚相牛經曰

牛岐胡壽

岐牽兩臆下分為三

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

白脈貫童子最快二軌齊者快

二軌從鼻至髀為前頸軌從髀至額為後軌

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濶

壁堂脚股門

倚欲得如絆馬

聚而正也

行欲如羊膺庭欲得廣

膺庭胃前也

天關欲行成

天關脊接骨

傷

骨欲得垂

脊中央欲得下

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蘭株欲得

大株豐岳欲得大

膝株骨

垂星欲得有怒肉

垂星蹄上也肉覆蹄間名

肉怒力柱欲得大而當車成骨也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頸

千里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角

骨屬頸審公所飯

株前兩膝上

欲得細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大臙疎肋難齡龍頭突

目好跳常似鳴者有黃增又曰洞湖無壽珠淵無壽

旋毛當目下也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豪筋欲得成就豪筋

脚後橫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

毛少骨多有力毛拳角冷者有病膝上肉欲得堅鼻如

鏡難牽繫府方易飼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呂氏春

秋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戴角

者天也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剝牛皮以為鼓震三

軍之衆然而為牛計者不若服輓 又曰取牛膽塗釜

熱即鳴 又曰牛膽塗目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

膽桂三寸着膽中百日因使巧工刻丈夫象着目下為

女子着頭上為小兒着頤下盛以五綵囊先齊宿無令

人知也 五行傳曰牛畜之任重者屬思 論衡曰牡

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

令不售恐觸人人不敢取 博物志曰蜀牛不施繩右

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生解人語 原玄中記曰萬歲樹

精為青牛 增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剝其皮貫之潮

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原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

自峽口泝江百許里至苦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

壁上有人負力牽黃牛人跡所絕莫能究焉 竺法真

登廬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

有石周圍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嘗出水盤鎖此石上縣

人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
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惟得數尺遂致大富 增集異
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丈乃
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
放之牛入水鎖亦隨去 吳普本草曰牛黃味苦無毒
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
黃 酉陽雜俎曰牛有黃者或吐弄之嘗有人得其所
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杜陽雜編曰牛羊共居

丑未之位牛色蒼雖有雜毛而蒼多近於春陽之生氣
故草木經牛嗽之餘必重茂 嶺表錄異曰瓊州不產
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韉加之銜勒可騎者皆自
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埤雅曰牛之為物病則
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
夫袒而毛牛尚耳也 廣雅曰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
臥先前足 仇池筆記曰牛鬪尾入兩股間 造化權
輿曰乾為馬坤為牛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蹄

拆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

席上腐談曰牛順物順風而行則順 空同子曰牛

主耕故柔 東晉近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

疲牛連絕索以為鞅結斷梗而為鞅 李後村詩曰牛

牧雨聲陂 宋孔平仲禾熟詩曰老牛粗了耕耘債嚙

草坡頭臥夕陽 宋孫覲詩曰老牯浮鼻水中歸 宋

范成大詩曰繫牛莫礙門前路移繫門西碌碡邊 陸

游詩曰烟浦聽呼牛 又曰歸牛自識家 又曰平野

草深黃犢健 又曰疲牛臥斜日

牛二

原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

八闋 世本曰胙作服牛

胙黃帝臣也 能駕牛

增又曰少昊時

人始駕牛 原符子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
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所牧矣
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於是
牽犢而去 增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注始用牛犂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

萃之士於丕衍鶚韓之人獻用牛三百 又曰天子飲

於文山有獻牝牛二百牛能行沙中如橐駝 拾遺記

曰周幽王時牛化為虎 原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

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

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 琴操曰甯戚飯牛車

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裁至矸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

相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飯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穆公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張溫自理曰昔百里奚賢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奚因債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 左傳曰介葛盧來朝禮之加宴好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

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
使於齊復命不賀而退王使讓之對曰抑人有言曰牽
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
又食其角乃免牛 莊子曰或聘莊子應其使曰子見
夫犧牛乎衣以綵繒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

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又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必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必如新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孟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繫鐘王曰吾不忍其觶觶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史記曰騎刼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矛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刼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 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

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
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
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岝傷有間
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耶南面腰中
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
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 漢書曰梁孝王北獵獻
牛者足出背上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
山百餘年還鄉里常乘青牛故謂為青牛道士 增湘

中記曰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帝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漁人欲渡漁人曰船小恐不勝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困於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至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洞冥記曰元封中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原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

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其期此人乃齋糧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增後漢書曰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酉陽雜俎曰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為銀明年世祖

封禪原謝承後漢書曰劉寬常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漢書曰桓帝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走陽帝人皆驚走大尉公時為殿中將軍有勇力走逆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

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
行二十里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蹄橫者為牛項搏者
為牛足也 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
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魏略
曰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始至官乘牝牛歲餘牛生一犢
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
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 曹嘉之晉

記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
官室所生遺之而去 增相牛經曰自寧戚傳百里奚
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
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愷祕其書 晉朝雜事曰
太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干寶晉
記曰南康朱沖其鄰人失犢與沖犢相類來取之沖不
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慚謝沖沖不受 晉書曰石
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

若飛禽愷不能及乃密貸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
本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偏轅則駛矣
因從之遂爭長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
牽與之初無憾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
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物異志曰惠帝大安中張聘所
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又曰歸何早
也後又人立而行 晉書曰扶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
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也 渚宮故

事曰桓沖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淚下都督咒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牛涕隕如雨遂遍拜值沖醉不得啓遂殺之幽

明錄曰桓靈寶在南郡國居第時出詣殷荊州於鵠穴逢一老公驅青牛桓即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疾非常因自駕飲牛牛徑入水不出桓遣人覘守經日絕跡也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為長沙景王

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貸之便晝夜流淚銜

草不食 幽明錄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

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嘗自乘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

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

不肯行知其異即待喪喪既下船便隨去 南齊書曰

齊明帝賜蕭穎胄以常所乘白犢牛 事文類聚曰陶

弘景梁人隱身不仕武帝屢聘之弘景乃畫兩牛以獻

一牛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三國典略曰梁出

師拒侯景卽陵王綸次鍾離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
廐抵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
突營幕軍中驚亂後魏書曰魏道武謂尚書崔元伯
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噐每來操掠駕牝牛奔遁驅
犍牛隨之牝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
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
所虜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

尉京師肅然毋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劉
子玄乘馬議曰魏晉以降訖於隋代朝士又駕牛車
朝野僉載曰洛州杜元有牛一頭甚憐之夜夢見其牛
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歲
日果失之武后元年有獻三足牛者宰相皆賀侍御
史王求禮賜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
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為之愀然孔帖曰長安中宗晉
卿家牛生三角大歷八年武功櫟陽民家牛生犢二首

咸通七年荊州民家牛生犢五足 唐末京師春遊以

觀牡丹為勝賞有富人劉訓者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
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詩話曰李家明滑稽

善諷諫從後主登臺望鍾山見牛臥樹陰下嗣主曰牛

且熟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

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宋仁宗慶

歷中貝州卒王則叛八年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討

之彥博穿地道入城賊縱火牛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

大潰敗火牛一也田單用之而勝王則用之而敗 詩

話曰陳仲舉賢良熙寧中言新法不便謫南康酒稅叅
兩黃犢時與劉凝之遊廬山凝之掛冠隱居嘗作騎牛
歌曰我騎牛君莫笑世間萬物從吾好李伯時因畫為
圖新安人竹州先生吳恭父徵亦題古風云汗血聲利
場舉世循一軌風霜老敝屨松路石齒齒牛瘦僕夫疲
累累山谷裏兩翁非病狂顧獨不取彼牛背有佳處未
可語俗子 燕閒常談曰宗汝霖澤政和初知萊州掖

縣時戶部下提舉司科買牛苗督責甚急州縣百姓競

屠牛以取黃既不登所科之數則相與歛錢以賄上下

胥吏丐免汝霖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

有黃今太平之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牣無黃可取

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清波雜志曰政和丁酉真州

村民家群犬爭一牛脰骨相噬不已村人持挺驅逐不

去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堅凝如玉自成一菩薩象衣

紋瓔珞相貌奇特雖雕琢有所不及其家取而藏之

又曰政和丁酉歲真州郊外一家屠一牛買肉者往往
於剗割之際錚錚有聲視之於肉脉中皆有舍利大小
不一光瑩如玉詢之數家皆有之自是一村之民不復
食牛 夷堅志曰建昌控鶴鄉有汝嶺絕高民居嶺西
者畜一水牛甚大每旦牧於嶺下至暮歸淳熙乙亥冬
忽失所在遍索不得意為盜所竊聞於保伍後三日有
樵夫曰爾牛過嶺正見虎牛倚石崖下臨虎虎作勢相
拒越衆莫敢逼奮刃直前將刺虎則牛虎皆已立死時

方盛寒故僵而不仆民與二子昇還屠剥之視其肉虎
無他異獨牛之心膽皆已裂蓋力雖可格虎而震懼至
是云 遼史禮志曰皇帝親征刑青牛白馬以祭天

元史曰婦人製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驕牛狗部
中 又曰布札爾奮身力戰中數矢悶仆昏絕太祖命
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札爾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
世史正綱曰北人呼牛為布哈元世祖賜楊漢英名
曰賽音布哈賽音好也布哈牛也 輟耕錄曰陳雲嶠

名柏為侍儀舍人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宮墓詩曰少年
不解事買駿輕千金何如小黃犢踏雪空山深小小雙
牧童吹笛穿松林醉拜南宮墓地下有知音

牛三

原文角 花蹄

臧彥駿牛賦曰乃有超羣獨出驛毛文
角玷斑凝白鮮纖蛸曲 洞冥記曰元

封三年大秦
國獻花蹄牛

緊體

促身

並詳上
相牛經

白角

青毛

穆天

子傳曰犬戎朝觴天子於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匹天
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 異物志曰周留水

牛也毛青大
腹銳頭青尾

四耳 八足

上詳牛一廣志 千寶搜
神記曰晉太興元年武陵

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者也

厭白

乘青

郭璞洞林記曰義興方叔

保得傷寒垂死令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之不得惟羊子元有一白牛不肯借之璞為致之即日有大白牛從西來逕往臨叔保驚惶病即愈關令傳曰周無極元年老子度關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若有老翁從東來乘青牛薄板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翁乘青牛車求度關關吏入白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矣即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東夷占骨

西河畜牝

楊方五經鉤玄曰東夷之

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吉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孔叢子曰倚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

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子息萬計貨擬王公宜

稌資稼

周禮食醫牛宜稌注云牛者稼穡之資易

谷量

石刻

史記曰烏

氏保用谷量牛馬又後魏書曰婁提僮僕
數千牛馬以谷量下詳牛二蜀王本紀
執鞞 繫

鐘禮凡獻牛者執鞞
下詳牛二孟子
八百里 九十疇
晉書王愷牛
名八百里駿

常瑩蹄角王武子與射賭得趣左右
探心作炙一啖而去詩九十其將
放桃林 飲賴

水書曰武王剋紂放牛於桃林
之野巢父飲牛於潁水
飯書帛 衣繒綵
齊

人少翁以鬼神事武帝帝以為文成將軍後寵衰乃為
書帛以飯牛佯不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書甚怪天子疑識其手書問之果
然偽書乃誅之下詳牛二莊子
噉十倍 亡一毛

世說曰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
重致遠不若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於時莫不

稱快司馬遷曰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而亡一毛
祈鬼神 乘將相
牛祈鬼

神祈福之牛也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

見月喘

因風逸

吳牛見月而喘 下詳馬

飯肥

賣老

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晉張茂辟為掾官老牛數十頭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屠齒力疾老又不任耕駕是無用物收人利不可帝然乃止

莫尸

不畜

傳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注尸主也 孟獻子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知傷

問喘

展筋角而知傷展道盡矣 為丞相見人逐牛牛喘吐氣問牛行幾里人或

漢書丙吉字少卿

怪之吉曰春少陽用事未可熱恐牛行近因暑故喘此候氣失節宰相當憂

東鄰殺南

郊免

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從乃免牲免牲者為之緇衣而纁裳有司玄端奉

殺梁四卜郊不

送於南郊 免牛亦然

啗盜

宴豪

晉書曰郭舒雅行鄉人盜殺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

以食牛餘肉可共啖之世皆伏其雅量英雄記曰董卓字仲穎少遊菴中與豪帥相結後耕於野諸豪帥有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宴樂豪感其意欽得雜畜千餘頭送遺之殺塚間牽轅外訪

字士達鄉人盜訪牛殺於塚間訪尋得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周禮牽旁轅外輓之牛

牧藪澤

設福衡

牧於藪澤

周禮封人掌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絳供其水草注福衡所以持牛令不

觸人也

角美

口傷

文子角美者身必死傳宣公三年郊牛口傷

左

同阜

服廂

牛馬同阜

詩皖彼牽牛不以服廂

踐葦

犯禾

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德行鄰人牛犯冲苗冲乃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用草

有皮

易曰鞶用黃牛之革注鞶固也言其堅韌不變也左傳牛則有皮

鑽引

办

遊

袁喬江賦昔有人釣於牛渚得金鎖引有金牛推而捨之下詳牛二莊子庖丁事

謝拯溺

供積膳

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下詳牛一周官

放原藪

牽涼處

顏回曰放牛於原藪字幼安鄭有牛犯寧禾者寧牽着

涼處飲食過其主主乃大慚如犯於嚴刑也

秋宜

夜鳴

秋宜犢麋膳膏腥周官曰牛

夜鳴則盾注盾臭也羊豕反

諸侯不殺

太守欲市

禮諸侯無故不殺牛謝

承後漢書曰朱暉為郡吏有青牛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與及況卒贈送其子曰阮居生時不欲以汚君

今而相送明非有愛也

生白犢

服紺轅

上詳列子

肇牽

始駕

肇牽車牛始駕謂服廟也

遊牝

通淫

月今云遊牝於牧通淫合牝牡也

服

習

馴擾

擾順也

握角合禮

騂毛中牲

或寢或訛

不狨不獮

有牧

不蠹

馬有圉牛有牧
蠹注蠹疥癬也言犧牲

不疾癘

增土畜

大物

埤雅曰牛土畜也

土緩而和故易坤
說文曰牛大物也天地之數

起於牽牛故
物字從牛

鼻聽

乳償

埤雅廣要曰牛耳無竅以
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

執牛耳而正以不聽為戒
牛日得乳三升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生為奴偷法食
今日以乳償之所
給有限不可得也

得絹

啖衾

朝野僉載曰龐帝師
養一特牛一赤犢子

前後生五犢得絹一百疋及翻轉得萬疋時號金犢子
北史曰蕭儼南唐時為員外郎時民曝衣失衾指鄰
盜之郡縣楚掠鄰自誣服儼雪枉到郡晴天忽雨雷擊
失主一牛儼令剖牛腹衾乃牛啖之猶未消潰鄰得免

償甥

還壻

一統志曰唐裴子雲為新鄉令邑人王恭戍邊留牝牛六頭於舅李璉家五年

產猪三十頭恭還索牛璉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頭恭訴之子雲收入獄從璉至曰賊盜牛三十頭截爾庄

內即縛之璉急曰吾牛實外甥牛特所生于是以五頭酬璉餘盡還恭

牝牛依婦家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因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

者今盡出牛質所從來婦家遽曰此壻家牛即撤蒙曰可以牛還壻婦家叩頭伏罪元氏吏大慚

犁

偏轅

農食貨志曰武帝末年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耦犂二牛三人民或

苦牛少平都令光牧過以人輓犂抱朴子曰灌蛇趙過創三犂之巧而闕右以足

逐免

西陽雜俎曰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焦氏易林曰教牛逐免
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五足 六角

京房易傳曰與
絲從奔民時厥

妖牛生五足
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結陣 出圈

抱朴子曰牛
結陣以却虎

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虎雖猛乃不能制也 孔帖曰
五代劉知俊奔於蜀王建雖待甚厚然亦陰忌其才蜀
人亦共嫉之知俊為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
皆以宗承為名乃於里巷造為謠言曰黑牛出圈攫繩
斷建益 執鼠 問變 莊子曰犁牛大如垂天之雲此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曰

聲氏之牛夜亡而過邊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動而
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變曰我以一足王於子矣

十圍

六尺

論衡曰十圍之牛為牧
監所驅 下詳廣志

折角

駢蹄

南齊書曰陳顯達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
車牛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

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拾遺記曰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青色駢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

角乘

格餌

海錄碎事曰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來騎如馬謂之角乘清異

錄曰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稱曰格餌

善觸

易

牽

山堂肆考曰牛之相亂曉善觸又曰口方易飼鼻廣易牽

割肉

斷尾

玄中記曰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日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瘡亦愈又博物志曰越雋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為纓人或射之乃自斷其尾

倒石

載

沙李峰時盛興安國佛祠吐突承璀請紀聖德絳請罷帝命百牛倒石白居易官牛詩曰官牛官牛駕官

車涯水岍邊搬載沙一石沙幾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隄昨來新拜右丞相

恐怕泥塗汚馬蹄馬蹄踏沙雖淨潔牛領牽車欲流
血右丞相便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何妨

禁屠

和市

孔帖曰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禁屠牛
以絕其謀又曰張孔珪會詔市河南河

北牛上書曰今河南河北牛疫
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

齊氣

趙雲

地境圖
曰齊氣

之見為牛雲氣

臥水

當風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
無冬夏嘗臥水中

風俗通曰乍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
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至死不曲

毛垂地

角牴

牆元張憲灤京雜詠曰車如流水毛牛捷注云毛牛其
毛垂地佩觿曰大司農鄭康成家牛角抵牆成八

字

蹊田

飲江

上詳牛二左傳華陽國志曰牛飲
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犒師

資聘

上詳左傳志曰鎮寧州俗
婚不分貧富論牛為資聘

角挂書

背畫字

唐書曰李密聞色愜在維山往從之乘一黃牛被以蒲鞵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提

牛鞵一手翻書讀之

唐陸羽幼時

載二人大千

其師使牧牛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

石幽明錄曰護軍鄆郡王革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堪復若載載二人尚可

過此必死革謂偶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南越志曰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吳得牛其

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牽之既而入船俱墜於潭後之附船者聞有騾然之聲往往有青牛與船俱見今名

越王

布裘角

豆入口

列子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足黑牛也

潭

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裘其角孔帖曰竇建德竄牛口谷初

其軍有諺曰豆入牛

變白

塗藍

唐韋詢嘉話錄云蔡州將破有水牛

口勢不得久果敗

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惟頭不變幽怪錄曰葉城婦耿氏家有牛澤而角忽有二鬼入園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我州無此牛洵天下之美俊也其婦視牛則惴惴然汗流若沃水其翁染取藍花塗之繞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從數十騎突入視牛則異前所報大怒呼牛主問之數人捽其翁以出婦汲水洗牛藍色盡而翁復甦視其牛已死矣

額有萬字 角容一石

文苑英華云唐鳳閣侍郎

李元素進拍牛一頭額上有萬字賜馬一匹李嶠代為謝表云萬為盈數化成於大武之元拍者粹文炳煥於純離之畜魏書云元魏桓帝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

犢子牽黃牧

兒舐白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耆連耳細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

一黃牛犢來遇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

十五六牧牛半忽斂此兒隨所斂處肉悉白淨而甚快
遂聽牛日日斂之兒俄而病死其家殺此牛以供賓客
凡食此牛肉者男女
黃鐘滿脰 白綬在腰 上見後
二十人悉變為虎

賦又管子曰凡聽宮如牛鳴甯中牛舍
宮聲又牛之鳴曰牟 下詳風俗通

糞成肉酪

皮化袈裟

酉陽雜俎曰北鹵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
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隨

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化牛所糞悉成肉酪 夷堅
續志曰昔有人名阿李有子出外經商止有兒媳七嫂
在家媳每飯兩炊以麥飯姑婦自白飯稍與婦忤尤受
辱罵即麥飯亦不進食李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
留姑守舍有僧持鉢乞食李曰吾自不飽安有施捨僧
指厨中白飯李曰此吾兒婦所食不敢與人我早飯麥
飯尚有一合留備午餉如用即收去僧未答適婦外歸
大怒曰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脫下婦纔披之僧即

不見袈裟着身化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牛毛條
馬過身惟餘本頭急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為牛矣

筋如小竹

蹄若蓮花

志怪曰荀晞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異食者

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十里
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
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
殺而觀之亦無靈異惟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着肉裏故不覺也

下詳牛一廣志

叩角

引鼻

上詳琴操 呂氏春秋曰使鳥獲從後曳牛之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貫其鼻則五尺

暨子牽而周四海矣

骨如覆斗 角若擔矛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索駝案頂上有

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百里 鬱林異物志曰州
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護衛其犢與虎為

豎

肉美皮溫

頭白身黑

廣志曰麒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皮溫常處淇濱也

案字記曰九真有牯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為酒器

青麻為靺

錦縷

繫角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靺斷詔以青麻代之耕桑偶記曰青齊間遇春耕則飼牛以

天麻飯仍用錦縷繫於角上

三歲犢

千金牯

北史曰道武時宦出冠南鄙有謂宦

咄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宦咄長而帝少也世說曰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金牯特王公

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牯有盤辟之好以戲王也

斷芻置門

求草令飲

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鄭家牛數入田食其木既不可逐乃斷芻多著牛家門中牛主驚覺於是

不敢復侵威田

宋書曰江湛為吏部尚書性廉儉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令文折頸

辛謹持角

孔帖曰宋令文有力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撓今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顙殺之

曰辛謹少耕於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謹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乘經酒

肆卜在帽筒

孔帖曰王績乘牛經酒肆或留數日錄曰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吏失牛

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吏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展盤據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間後大槐鵲巢中吏往探不見傍有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四

原賣劍買

漢龔遂字少卿為渤海守人多帶刀劍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乎

賣猪買

晉食貨志曰魏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尹人無牛車教閒月取材作車并養猪殺賣以買牛一

二年間皆
有牛也

賣鹽買

魏志云衛顏字伯儒請置使監賣鹽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化之

民以
給之

增野牛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大者二千斤求之得一枚案其

形不與中國相似
亦野獸中希有

海牛

齊地記曰東萊海島上嘗以五月海牛產乳海牛形似牛

而無角駢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尾似鮎尾長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見人則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

金牛

述異記曰洞庭山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時令人掘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

跡存焉故號為金牛穴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岡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躍出踐

岡邊石遺跡尚在錢唐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名湖九域志曰奔牛堰在常州故老

相傳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

石牛

一統志曰石牛在鬱林州東南池中每遇歲旱則民殺牛禱雨

以牛血和泥塗石牛背祀畢乃雨泥盡乃晴 又洛陽
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三十里事
奏虎虎使人打失牛耳及 土牛 月令曰季冬命有司
尾以鉋釘釘四脚今具存 出土牛以示農耕之

早 神牛 博物志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出時共鬪即
晚 海沸或出鬪岍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

霹靂至號 竹牛 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
曰神牛 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

牛五

原詩隋柳顧言詠死牛詩曰一朝辭紺幘千里別黃河

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 增唐李嶠咏牛詩曰齊歌

初入相燕陣早橫功欲向桃林下先過梓樹中在吳頻

喘月奔夢屢驚風不用五丁士如何九折通 陸龜蒙

牧牛歌曰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吳牛放江岝聳肩抵
尾乍依偎橫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塹無端入背上時
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茫濕 宋梅

堯臣水牛拽車詩曰只見吳牛事水田只見黃犂負車
輓今牽大車同一羣又與騾驢走長陌印頭濶步塵蒙
蒙不似綏耕泥汨汨一一夜眠頭向南越鳥心腸誰辨
白 陳造車堰牛詩曰牛力輕萬鈞性順異諸畜有足

不解跽有角不皆觸課日引耒耜為人給穀粟私家憂
闕食公家要餘蓄公私雖相須置汝誰取足奈何過堰
客行舟動千斛挽牽亦諉汝顛顛頸髀縮扣角一勞之
不語對以腹物生愧無用懷安或非福於人僅有益厓
身豈云酷君看廟前牲被繡飽藟藟膏血薦鼎俎誰定
悲敲觶 張耒牧牛兒詩曰牧牛兒遠陂牧遠陂牧牛
芳草綠兒怒掉鞭牛不觸澗邊柳古南風清麥深蔽目
田野平烏犍礪角逐草行老特臥噉飢不鳴犢兒跳梁

沒草去隅林應母時一聲老翁念兒自攜餉出門先上
岡頭望日斜風雨溼蓑衣拍手唱歌尋伴歸遠村放牛
風日薄近村放牛泥水惡珠璣燕趙兒不知兒生但知
牛背樂 陸游買牛詩曰老子傾囊得萬錢石帆上下
買烏犍牧童避雨歸來晚一笛春風草滿川

原賦宋孔寧子斃牛賦曰惟茲獸之攸生亦棲遐而憑
阻遁綿野於岷隅挹清源於庸渚奔逸躅而倫珍載育
首而乳孳茸長髦之髯懸戾狼情而首鼠邁羔羊之如

膏伴蜉蝣之楚楚既作表於禮樂又為容於軍旅奉藩
岳之休明被戎荒而既序班駟賂而來庭超邛蒟乎其
所臧道顏駢牛賦曰若乃豪宗戚畹公侯王后乘輕
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杼擢足於雙島
名駿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踊躍於絕倫觀者媿妍其好
醜遂慕駿駛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
高足名叅飛兔價齊驥騄增唐柳宗元牛賦曰牛之
為物魁形巨首毛角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

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歛服箱以走
輸入官倉已不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屨塊常
在草野人不慙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原贊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
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裴鞅狡力難京肆
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占聲遁仙託稱妖寇憑名名震
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
芻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米徐邈成畝

原表魏曹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樵僂之微不知決滂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齋蒸栗牛啓曰色似祕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驊角未奇瑩蹄非貴 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屩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敝之

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不能均響 又謝豫

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相應畝曳流水而生
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修途
既獲坐馳之致馴恭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原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讓牛書曰雖復蜀守神牛秦
公怒特穆生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勁力邁其致遠
直宿九重獲免疏步路休三徑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
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笑於博陽

增雜文宋蘇軾書柳子厚牛賦後曰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州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飢渴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鳴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地產沉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司馬光寬牛問曰華州村往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犂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髭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

之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
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
已遠牛其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
不能言而犇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
解其體食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
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
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
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三十五